

## 「白牌車」的由來

過來人

香江  
憶記

近日，「白牌車」這個名詞經常在媒體出現，但你又可否知道為什麼將非法載客取酬的私家車稱為「白牌車」？

如果要明白個中原因，就得從香港的交通歷史說起。話說英國人到香港實行管治之後，就將所有英國模式搬到香港來，當中自然包括運輸系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香港的汽車非常罕有，路面行走的，大都是馬車、牛車和人力車（又稱黃包車）。由於這些交通工具速度緩慢，加上數量不多，所以當時負責交通管理的警察部只會向有關人士發出一個簡單的編號，以茲識別。

據歷史檔案記載，在一九〇八年之前，香港路面並沒有汽車行走，所以當時的道路被稱為馬路，而這個叫法一直沿用至今。到了一九〇八年，當時一位非常富有的牙醫由於住在港島般咸道，但每天都要到銅鑼灣的診所應診，覺得十分不便，於是想方設法從外國購入了一輛汽車代步，從此開啓了香港汽車的歷史，至於這位牙醫當時使用的是什麼牌子和型號的汽車，已經無從考究了。

兩年後的一九一〇年，時任港督盧押亦從老家英國運來了一輛汽車，成了香港開埠以來第一位擁有自己座駕的官員。自此之後，香港路面的汽車數量逐年增加。不過，由於當年的馬路上沒有什麼規則管制，所以當汽車在路面出現時，往往要與行人和馬

車、人力車爭路，而駕駛汽車的司機為了避免發生意外，要不停響號示意其他道路使用者迴避，但響號時發出的「砵砵」聲卻引來坐慣馬車的紳士們不滿，認為這些噪音影響他們的生活，於是在一九一三年向港英政府提出禁止一切汽車在路面行駛的要求。

當然，這項純粹出於自身利益考慮的要求最終不獲政府接納，卻衍生了一個流行術語——砵砵車，至今仍然流行。

基於香港汽車數量與年俱增，總部設在英國的汽車會（AA會）於一九一八年在港設立分部，取名香港汽車會，為當時的車主提供一切與汽車有關的服務，包括從外國將汽車運來香港和入口手續、拖車、維修等，由於有人代勞，買車的人就越來越多。在一九一八年，路面行駛的汽車已經超過二百輛。

隨着汽車普及，各類型的汽車亦應運而生，當中自然少不了貨車和巴士。為了方便管理，警察部參考英國的做法，將所有汽車展示的車牌編號以顏色區分，當中白底黑字代表私家車，黑底白字代表貨車，而巴士等載客交通工具則統一採用紅底白字，為了方便稱呼，人們便將這三類汽車簡稱為「白牌」、「黑牌」和「紅牌」。

即使到了七十年代運輸部門為了加強行車安全，硬性規定所有汽車的車牌必須採用指定的反光物料製造，從此所有車牌都統一為車頭白底黑字和車尾黃底黑字，「白牌車」這個稱呼自然成為不能載客取酬私家車的代名詞。



分▶以往本港的汽車類別以車牌顏色區  
作  
者  
供  
圖

## 雜物中的珍品

延 靜

人生  
在線

之前「大公園」刊發了老伴兒言青寫的一篇文章《舊物的歸宿》，其中提到我和女兒的出生證，沒有細說。今天我想作一點補充。

我本來是不主張家裏多留雜物的，三五年不穿的衣服可以丟棄，看過的書也不一定都要保存，至於各種票證等雜物更沒有保留的必要。而老伴兒正和我相反，專愛留東西，什麼都要留，不肯扔掉。但她又愛整潔，常收拾屋子，因此在家十分勞累。

今年初，我們準備入住燕達養護中心，老伴兒忙了起來，總得把家中的雜物整理一下。恰逢女兒從多倫多回來過年，她算抓住了一個助手。母女兩人忙了整整一天，收拾家中的舊物和雜品，我未參與，也沒放在心上。但她們整理後，把一個小信封放到我面前：「打開看看，裏面有什麼！」

這個小信封，因年代久遠已經發黃，而且有點破舊。我小心翼翼地打開，從中竟取出女兒的出生證和我的出生證，而且還有接生醫生的名字和簽名，我不禁一怔：「都是真的？」

「當然，女兒的出生證我一直保

存，你的出生證是奶奶在彌留之際交給我的。」老伴兒告訴我。

女兒今年已五十四歲，就是說，老伴兒已經保存她的出生證五十四年。這期間，我們多次搬家，物品雜亂，她一直精心把女兒的出生證保存完好。不僅我看到它一驚，女兒看到也吃驚不小。

至於我的出生證，不得不說幾句。我是家裏的獨生子，母親在五個子女中，對我特別看重，小時候不讓騎自行車，不讓游泳，生怕發生閃失。對於我的出生證，她一直視作「珍寶」，精心保存，包括出生後繫在我手腕上的小帶子，幾次搬家，從西城搬到東城，從城裏搬到城外，也沒有遺失和損壞。二十年前，當母親病危時，她把我的出生證親手交給老伴兒，並一再叮囑好好保存。算來這件出生證，母親保存了六十多年，老伴兒接過後又保存了二十多年，加起來已近八十四年了。

我還記得，大約二十年前，政府要給獨生子女家庭補助，但必須出示獨生女證，我曾擔心家裏早已找不到，但老伴兒很快就找了出来，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她細心的可貴。而這次，看到兩件出生證幾十年保存如此完好，對老伴兒細心管理經營家庭，我不能不由衷地嘆服。

「當然，女兒的出生證我一直保

「春天來了／我  
去小溪邊砸冰／把春  
天砸得頭破血流／直  
淌眼淚／到了花開的  
時候／它就把那些事  
兒忘了／真正原諒了  
我。」這首小詩裏調皮的男孩兒叫「鐵頭」，這是他八歲時寫的詩。

人們總是喜歡把「詩歌」和「遠方」聯繫起來，代表了夢幻一樣美好卻遙遠的東西，可是鐵頭卻把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統統變成了筆下的詩句，例如他這樣寫做菜：「菜在鍋裏受刑／它受到了各種痛苦／被火燒／被鏟打／被水淹／但是他們從不抱怨／也不叫疼／因為／它們的結果很不錯」。他從六歲開始寫詩，迄今已經出版了兩本詩集《柳樹是個臭小子》和《月亮讀書》。現在的鐵頭十三歲了，依然作品不斷，他說自己像是

## 活在詩歌裏的男孩

老母豬一樣地高產，我則叫他「活在詩歌裏的男孩」。

我本來很好奇，一個小詩人的生活是怎樣的呢？可是前不久，我有幸看到了他即將出版的新詩集的樣稿，發現原來小詩人的成長和每一個孩子的成長都一樣，都要經歷成長的陣痛。不同的是，小詩人會把成長中的感受敏銳地抓住，把經歷的那些思考和掙扎都用詩歌的形式記錄下來。

剛剛十二三歲，從小學跨入中學的階段，又長大了一點，意味着在人生獨立的道路 上又前進了一點。這對於孩子來說既是一種挑戰，更有一種里程碑式的意義。來看一下鐵頭筆下的小學畢業——《地平線》，了解一下

」，「我的胳膊上長出了一條地平線／一邊是黑暗／一邊是光明／想問我怎麼得到的／我是不會告訴你／因為地平線很難得到／小學畢業／要經歷同學之間的喧囂大哭／還要去三亞／經歷幾天集體生活／才能有這一道／地平線／在身體上升起來」。看小詩人鐵頭的視角，他這樣去理解身體上的「曬痕」，賦予了平常事物在成長中的特殊意義。

在成長中，孩子總是有很多煩惱，他們會質疑父母的權威，不斷為自己爭取權利，也會思索人生的意義。在詩歌裏的鐵頭「必須按照巨人的方式生活／吃的東西要很多／脾氣很暴躁」；面對作業，也一樣想要拖

延，甚至就想當「一本發呆的書」；抱怨愛嘮叨的媽媽像是外星人一樣「能量不穩定」；有時甚至想要篡權「當爸爸」。但是認真起來，也會沉思。

例如《假如我是一把刀》這首詩，「假如我是一把刀／不能殺人／不能削水果／也不能宰殺牛羊／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最後／我跳進了水裏／變成一塊廢鐵／永遠的沉睡下去。」他從「一把刀」的奇特角度，展

開了對人生價值的追問。接着在《大海十九問》中表達了他小小的心靈充滿的對這個世界的疑惑，最有意思的是這首詩的結尾——「大海，我的話問完了／要殺要剷隨你便／大海說，我只想讓你／在我肚子裏游個泳」

。在詢問了大海諸多重要的人生問題，幾乎要仰天長嘆的時候，最後的舉重若輕，特別老練。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個人走》這首詩：「周日下午一個人去學校／不用爸爸開車／也不用媽媽送／一個人走向孤獨的地鐵／拖着我的行李箱背着書包／迎着十二月的冷風／爸爸媽媽望着我的背影很傷心／以為我也很傷心／其實我很開心／就像一隻狗／終於回到原野那樣」。這首詩看得我百感交集，它提醒了我們，孩子在漸漸長大，父母需適時放手。

在這些詩句裏，我看到一個調皮的，活躍的，有時無厘頭卻不乏思考的小男孩。原來活在詩歌裏的孩子就像是我們每個人的孩子一樣，真切而努力地生活着。這種詩句裏傳遞出來的真情實感，這種真實性，是鐵頭帶給我的感動。

## 歸來兮「定遠號」

小 冰

柳紫  
絳飛

上篇聊到日本學生

在福岡太宰府裏過成人節，今次說說太宰府天滿宮旁邊的另一個地方

「定遠館」。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香港

鳳凰衛視的《鳳凰大視野》介紹中日甲午海戰及中國艦艇「定遠號」，一下子喚起了我對定遠號的記憶。

在天滿宮正門的南邊，有一座院落式的小房子，粗看，以為是一個普通的日式院落，細看發現，它展現的是一段屈辱的中國史事，我們的腳步沉重起來，駐足觀看。小屋取名「定遠館」，它實在不起眼。館內擺放着從海裏打撈起來的、屬於中國大清時代北洋水師的艦艇「定遠號」的殘骸部件。一百多年前，為了發展海軍力量，清朝北洋艦隊從德國高價買來兩艘軍艦「鎮遠號」和「定遠號」，用作海事防衛。

姊妹艦「鎮遠號」和「定遠號」於一八八〇年由德國建造，是近現代史上，中國海軍的第一級主力艦，被稱為當時的「亞洲頭號巨艦」。「鎮遠號」在甲午戰爭期間被日本海軍虜獲，戰後以戰列艦的身份被編入日本海軍。退

役後，中國政府於一九四七年向日本提出歸還艦隻遺物，幾經折騰，「鎮遠號」的遺物陸續運回中國保存。

「定遠號」在服役十年之後，於一八九五年被日軍攻擊受傷擱置。為了防止被日軍捕獲，中方將「定遠號」自沉大海。甲午戰爭結束後，太宰府天滿宮的神職人員兼衆議院議員小野隆助，寫信給上司要求打撈「定遠號」，並獲許可。打撈起來的「定遠號」部件被送至太宰府存放，建立「定遠館」。後來的定遠館成了天滿宮的職員宿舍。「定遠號」，它的命運就更坎坷。

據載，定遠艦的排水量七千四百噸，艦長九十四點五米，是北洋水師的旗艦，也是當時東亞地區最強大的戰艦。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海軍都沒有過如此順位的主力戰艦。

修築「定遠館」的主要木材，來自艦上拆下的船壁和甲板，那是中國當時擁有的最好的非洲柚木和德國橡木。百多年後的今天，那些沒有經過漆飾的材料，看上去依然很好。站在館內館外，我們的眼睛裏腦子裏一直是定遠艦的影子。大門是用「定遠號」的船壁裝甲板製成的；被炮彈打穿的地方依舊猙獰；館內窗框

上的支撐樑，是「定遠號」的兩根桅杆橫杆，頭部還套着軍艦上的繫繩；鋼製的護壁是定遠艦的船底板，上面還帶着海邊岩石上的藤蔓痕跡。

「定遠號」的鐵板門，至今仍然靜靜地停在那裏；艦上密密麻麻的釘孔，顯示了歷史的痕跡。那是中國的國家文物，我們是中國人，外子是中國古代史學者，大家歡喜歡喜、滿腔熱忱地尋訪異國文化，千里迢迢、山高路遠地從香港來到日本，竟跳出一樁自己國家的心酸史，心中是另一番滋味。

站在那裏的中國人個個都心情沉重，至今想起這事兒，我心中還罩着一團陰影。「鎮遠號」經談判都能回家，「定遠號」為什麼不能？它還能回家嗎？啥時姊妹團聚？怎樣聚？據說甲午戰爭前，日本國內流行的兒童遊戲就是「打沉定遠號」。「定遠號」太不幸了！

戰爭年代久遠了，「定遠號」的殘骸還在異國他鄉。參觀期間我們沒有心情說話，離開「定遠館」時，外子不斷回憶，他一定是在思考，每天看着來來往往的家裏人中國人，是一種什麼樣的懷念呢？它的靈魂是怎樣的孤寂呢？雖然百多年了，史事不可以否認，「定遠號」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何時歸來兮，「定遠號」。

## 天女維摩成絕唱 紅樓夢覺曲韻存

——記鄧芬撰曲

劉 季

藝  
苑  
草

書畫名家鄧芬先生既精繪事，復諳度曲，當年譽滿大江南北，一時無兩。「夢覺紅樓」一曲，為鄧芬所創製，風行滬上粵港，教坊傳唱。一九二八年，鄧芬旅滬時，嘗在錢大叔所設之新月公司，自撰自唱「遊子驪歌」及「夢覺紅樓」，又曾為音樂大師呂文成撰「花飄零」一曲，傳誦於時。鄧芬當年已經是一位有名的歌唱家，同一時期的著名唱家有：薛覺先、阮玲玉、何大傻、麗芳、新馬師曾、廖了了、呂文成、尹自重、洗幹等。他在上海演唱「夢覺紅樓」的時候，陳融、簡琴齋、王斧等名士為他題詞，他自己也畫了一幅「夢覺紅樓圖」。在他歌唱自製「夢覺紅樓」曲時，曾寫了幾首詩，讀之使人蕩氣回腸，他不獨以畫名於世，詩詞亦稱譽於文壇，其詩云：「今夢方知昨夢非，夢醒還似夢迷時，平生不識相思味，欲解閒愁合費詞。曾唱驪歌入教坊，當時情味最難忘，去年又製飄零曲，花事闌珊長樂鄉。」（記長樂院妓花飄零事曲附呂文成留音）

「香塵一去換年華，冷夢驚回隔謝家，身是浮雲心是水，那堪賞識到閑花。無端裁曲度秋宵，雁影沉沉雪易消，料得旗亭重畫壁，門前楊柳不成條。」余所製曲伶伎爭傳，惜意境無多，筆墨乾澀，安得黃河遠上，句以解旗亭之嘲耳，戲為新月主人歌自製紅樓曲並題，疊殊芬。」

上世紀三十年代，徐柳仙獻藝於港澳歌壇，鄧芬授以夢覺紅樓一闋，柳仙聰慧而歌喉婉轉爽朗，盡得腔韻之妙，出唱歌壇，瘋魔不少曲迷。

此曲曲詞典雅脫俗，情文並茂，風流蘊藉，堪稱為百年來粵曲的第一首。

二〇〇九年己丑初冬，著名書畫家及文化人談錫永先生嘗題跋鄧芬繪製《夢覺紅樓圖》云：「芬傳紅樓夢覺初，新腔乍譜便成歌，八十年來猶似夢，不堪人夢兩蹉跎。此幅為疊翁畫夢覺紅樓圖，距今已八十年，追思前輩風流，不勝嚮懷。」

除了有鄧芬自唱及徐柳仙主唱版本存世外，近年羅家英先生亦有唱錄，茲附曲詞，以供同好者細心欣賞玩味。

### 《夢覺紅樓》

（二王首板）霜鐘破曉侵帳。（二王慢板）一枕香銷，重簾影隔，昨宵無奈，娟娟



◀談錫永題鄧芬繪  
「夢覺紅樓圖」  
作者供圖



▼鄧芬唱自撰《夢  
覺紅樓》  
作者供圖

待陽春發放，美景良辰自等間，蜜蜂蝴蝶生情性。嘆息苦提蘭若，早作風月平章。

檀越中，多現宰官身，布施加持自顯神通無量。到頭來，都似波旬佛子，誰作護法金剛？（尖序轉中板）

究有小書生，慧質靈根，具足莊嚴妙相。攬鏡誇徐，窺牆欺宋，生長城南杜韋，門第金張。

他心通，眉語目成，奈夙命無根，因緣有障，欲乞楊枝一點真甘露，又怕如來舌廣長。

坐枯禪，走火入魔，諦想非非成妄。春夢無痕，覺來人我，聽塔鈴私語，卧對殘燈，明滅影幢幢。（入何尺慢板）摩登迦，顛倒阿難，七夢亂真，大抵未堅回向。仗世尊，告文殊施以無生法忍，乃得承佛威光。魚玄機，絕世聰明，祇為愛別離怨憎會，遂捨身卒兩。所謂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畢竟自尋煩惱。留作異代離黃。陳妙常，痴貪文字造因，可惜倚語生春，凡思蕩漾。

泣落花，怨啼鳥。抱得離愁如水。淚秋江。悔我廿年相憶雲泥。辜負深情一往。（二流）事成煙，心匪石。數生蒲團樂靜。永念無常。四大本空。何物地火風人天龍象。金爐低首撥寒灰。惟願彌陀垂手鑒我一瓣心香。十二因緣。亦屬三生魔障。火坑何處現清涼（梵腔）稽首南無佛